

L a C o n s o l a n t e

幸福， 需要等待

[法] 安娜·戈华达 / 著 陈蓁美 / 译

ANNA
CAVALDA

在人生绝望的时刻，
遇见幸福的另一种可能。

L a C o n s o l a n t e

ANNA
CAVALDA

幸福，需要等待

[法] 安娜·戈华达 / 著 陈蓁美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需要等待 / (法) 安娜·戈华达 (Anna Gavalda) 著; 陈蓁美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2
ISBN 978-7-5404-7870-4

I. ①幸… II. ①安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8948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6-211

La Consolante

© LE DILETTANTE, 2008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Éditions Le Dilettante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外国文学

XINGFU XUYAO DENGDAI

幸福需要等待

著 者: [法] 安娜·戈华达 (Anna Gavalda)

译 者: 陈蓁美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蔡文婷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张锦涵 李 群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内文排版: 大汉方圆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430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70-4
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似乎很自私也很虚幻，

夏尔，仅以此书献给你。

楔子

他老是独自站在一旁，离铁门远远的，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。他的目光急切，两只臂膀交叉在胸前，其实不是交叉，而是紧紧缠绕、勾着，仿佛很冷或是肚子痛，似乎想抓牢自己，免得摔倒。

他直盯着我们瞧，但其实视线没有落在谁的身上，只想寻觅一个小男孩的踪影。他的手里拎着一个纸袋，揪在胸前。

我知道他那个袋子里装了一块巧克力面包。我每次都在想，面包这样不就被压扁了，因为……

是的，他紧紧揪着不放的就是这些了：放学的钟声、别人的蔑视、绕远路到面包店、领口油渍斑斑，仿佛挂满勋章。真教人受不了。

教人受不了……

但是，当时的我怎能明白呢？

那时候，我好怕他啊。他的鞋头太尖，指甲太长，食指太黄，嘴唇太红。还有，外套太短，也太贴身。

眼影太深，声音太怪。

他终于看见我们，张开双臂，笑了起来。他不发一

语弯下腰，抚摩我朋友的头发、肩膀、脸颊。妈妈硬生生把我拉开时，我还在他搁在我朋友脸上的手。他的指环让人瞧得入迷，我甚至重新数了一遍。

他每一根手指上都套着一个戒指，而且货真价实，美丽又贵重，就像我那些姑妈、姨婆的……总是在这个时候，妈妈就会惊慌地转过身；而我，我趁机挣开她的手。

我的朋友亚历克斯却不曾逃跑。他把书包递给他，一边吃着点心，一边往集市广场走去。

亚历克斯因为身边有这个鞋跟细细、像外星人似的人，这个马戏团怪胎，这个俗气的小丑，所以比我更有安全感，比我更受疼爱。

我这么以为。

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：

“嗯……他……他到底是先生还是女士啊？”

“你说的是谁啊？”

“那……那个每天傍晚来接你的人？”

他耸耸肩。

当然是先生啊。不过亚历克斯叫他“奴努”，就是奶妈的意思。他这位奶妈，说好带个什么东西来，跟我交换弹珠，要是我愿意的话。咦……今天我的奶妈迟到了……希望“她”没搞丢钥匙……因为“她”经常丢三落四的，你知道……“她”常说，总有一天“她”会把脑袋留在理发厅或超市，忘了带走，随后“她”又大笑说，幸好“她”还有一双脚。

“当然是先生啊，你没长眼睛啊。”

我想不起他的名字，然而那个名字其实很另类。

那是歌舞演员才会有的名字，他们总披着松松垮垮的天鹅绒，嚼着冷冰冰的烟草，类似“奇奇·拉牧尔”或“奇诺·切鲁比尼”或“卢比斯·多骆罗萨”，或是……

我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因此感到懊恼。现在我正搭飞机飞向世界另一端，我应该小睡一会儿，我必须睡觉。我吃了药准备入睡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不然我会累垮。我已经好久没合过眼……我……

我会累垮。

不过没有用。化学药物，心情烦闷，筋疲力尽，都起不了作用。我身处三万英尺高空中的客机里，像个呆瓜似的，拨弄尚未完全熄灭的往事余烬。我越是吹气，越是觉得眼睛灼痛，我越是看不清楚，身体蹲得越低。

邻座的女士三番两次请我关掉小灯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是因为四十年前，太太……四十年，您能够了解吗？我需要一些灯光，才能从记忆中寻回那个老人妖的名字。我会把那么另类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，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我一样管他叫“奴努”，我超爱叫他“奴努”，他们家每个人都说“我超爱”。

在他们生命陷入谷底之际，有天晚上，“奶妈”出现在医院。

这位“奶妈”宠坏我们，喂饱我们，抚慰我们，帮我们捉虱子，催眠我们，使我们着魔一千次，旋即又解除魔法一千次。陪我们鼓掌吆喝，为我们算命占卜，预言我们有帝王命，一辈子坐拥金银珠宝不愁吃穿，经历绝美的爱情故事。而某天早上，“奶妈”却戏剧性地结束了生命。

戏剧性，就好像歌舞演员命该如此，好像他一定会落到这种下场，好像和他们有关的人都命该如此。

不过我……以后我会把这些情节交代得更清楚。现在，我没有力气，也没有兴致。我不想失去这些回忆。

我需要睡眠，我也需要打开小灯，我需要那些掉落在旅途中的东西，我需要所有他们给了我又不拿回去的东西。

以及后来摧毁殆尽的……

因为，在他们的世界里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、他们的信念。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宗教信仰，他们只管痴心热爱，相互碰撞，号啕大哭，彻夜热舞，烧毁一切。

一切。

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，什么也没有，从来就不曾有过，完全没有。双唇苦涩、干皱、皲裂、扭曲，床铺，烟灰，蓬头垢面，哭哭啼啼数个小时，孤家寡人数年，不过没有回忆，特别是回忆，万万不可。那是别人的玩意儿。

是给那些怕冷的、爱算旧账的。

“我的宝贝，最美丽的派对，你们看吧，隔天一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啦，”他说，“最美丽的派对，是在派对里。到了早晨，派对结束，我们搭

乘第一班地铁，再度回到世界。”

而她（知道是谁吗？），她老是不停地提到死亡，不停地……为了与它对抗，为了战胜这个下流胚。因为她很清楚，我们都逃不过死亡的魔掌，她对此已有深切的感受，所以我们更应当相互抚摩，相亲相爱，喝酒，咬食，享乐，忘掉一切烦忧。

“小不点，升火，烧了这些东西。”

是她的声音，我……依稀听见她的声音。

那些狂野不羁的人。



他不能关灯也无法合眼。他即将发病，不，其实他正在发病。他知道。浮现在黝黑舷窗里的倒影吓了他一跳……

“先生……您还好吗？”

空中小姐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。

你们为什么抛弃我？

“您不舒服吗？”

他很想回答他很好，谢谢关心，不过他不能，他开始哭泣。

终于哭出来了。

目

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部分 我别有用心的微笑，却换来一场误会。

001

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不过，是个美丽的误会……

第二部分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安稳，那是许多年来第一次，我知道他会回来，我知道他会照顾我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有信心。他……他会爱我们，我很确定，

097

你看，我生平第一次没看走眼……

第三部分 此情此景，有人轻轻微笑，有人喋喋不休，有人装模作样，都值得化为永恒。

199

第四部分 他感觉到她的手正在寻觅他的手。合上素描本。他相信，对于未来，他并没有弄错。

335

第一部分

我别有用心的微笑，却换来一场误会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不过，是个美丽的误会……

初冬。周六清晨，巴黎戴高乐机场，2E 航站大厦入境。

乳白色的太阳，煤油的气味，极度疲劳。

“您没有行李吗？”出租车司机问我时，手轻轻搭在后备厢上。

“有的。”

“那还藏得真好哩！”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我转过身说：“不会吧……我忘了去行李提领区……”

“快去，我等你！”

“算了，我太累了，算我活该吧。”

司机收起笑容。

“嘿！您该不会打算把行李留在机场吧？”

“改天再拿……反正我后天还会来……机场已经变成我的家，我……我不拿了，走吧……无所谓，我现在不想折回去。”

出租车的标致 407 弥漫着爵士歌声，椅背上贴着他的执业证照。

喂，你啊，（啪、啪，）我的上帝，就是你，我乘着热气球奔向你！

哦耶，是啊，乘着热气球！

他对着后视镜呼唤我：“您该不会排斥圣歌吧？”

喂，你啊，（啪、啪，）我的上帝，就是你，我乘着喷射火箭奔向你！

听了这首赞美歌，我们不至于年纪轻轻就丧失信仰，不是吗？

哦，会的……

“不会，不会，谢谢您，我很爱听。”

“您从哪儿回来的呀？”

“俄罗斯。”

“哎哟，俄罗斯啊！那里不是很冷吗？”

“非常冷。”

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本该热情地表达手足之情，不过……我举双手投降，没错，这是我的专长，举双手投降，我就是没办法。

那是我要命的缺点。

我有时差问题，又太疲惫、太脏乱、太干涸，无法与他进行心灵沟通。再开一会儿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。

“您的生活里有上帝存在吗？”

他妈的，主耶稣，怎么偏偏给我碰着……

“不存在。”

“您知道吗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面对一个扔下行李一走了之的男人，我告诉自己：上帝不在他身上。”

他重复最后一句话，同时拍打方向盘。

“上帝——不——在。”

“噢，是不在，没错。”我坦白说。

“其实他在。他无处不在，指引我们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”我打断他，“在我抵达的目的地和我的出发地，他并不在那里，我跟您打包票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穷得一塌糊涂啊……”

“就算是穷得一塌糊涂，上帝还是在啊！上帝创造奇迹，您知道吗？”瞄了一眼速度表，时速九十公里，不能打开车门，否则跳车算了。

“比方拿我来说吧……以前，我……我什么也不是！”他开始兴奋起来，“我喝酒，赌博，到处睡女人！以前的我不是男子汉，我什么也不是！后来天主接纳了我，他把我当成一朵小花儿收留了我，并告诉我：‘克劳迪，你……’”

我昏昏睡去，不知道上帝那个老狐狸是怎么把他骗到手的。

抵达公寓门口时，司机轻轻按了一下我的膝盖。

他在收据背面写下天堂的地址：欧贝维利耶教堂，圣德尼路四六一四八号，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。

“这个周日一定要来，好吗？您要对自己说：我坐上这辆出租车绝不是偶然，因为偶然……并不存在。”他说话时，眼睛瞪得又圆又大。

他摇下后座的车窗，我弯下腰和我的好牧人告别：“所以……嗯……您……您都不跟……女人睡觉了吗？”

他笑得很灿烂。

“只跟天主派来的女人……”

“您怎么知道她们是天主派来的？”

他笑得更加灿烂。

“她们都是最美丽的姑娘……”



这些道理都是胡说八道。我一边暗忖，一边推开大门。我记得，我唯一真心真意的时刻，是当我不断反复地说：“我不配接受你。”

是的，确实如此，我也真心相信。

我奋力爬到四楼，发觉自己满脑子都是这段恐怖的副歌：乘着出租车，是的，我乘着出租车。

大门从里面反锁，让我有家却进不了门，我开始发飙。从那么遥远的俄罗斯跋涉归来，历经沧桑，飞机延误了数个小时。上帝太敏感了吧？我开始火冒三丈。

“是我啦！开门！”

我一面嘶喊一面撞门。

“快开门啊，该死！”

缝隙中冒出史努比的狗鼻子。

“喂，好啦……别生气……别生气……”

玛蒂尔德拉开门闩，旋即不见人影，等我跨过门槛，她已经转过身背对我。

“你好！”我说。

她只是抬起手，有气无力地晃动手指头。

她T恤的背后大刺刺地印着“享乐”两个字。算了，有短暂的一瞬间，我差点儿忍不住想要拉扯她的头发，折断她的脖子，逼她转过身看着我，字正腔圆地说出那几个老掉牙的字：你好吗。但是，唉……算了。再说，她的房门已经啪地关上。

我这个星期都不在家，再过两天又将离开，所以……打不打招呼，又有什么要紧呢……

嗯？有什么要紧呢？在这个家，我只是一个过客，不是吗？

我走进卧房，那是劳伦斯的房间，也应该是我的。床铺打理得整齐有致，被褥平滑，枕头鼓鼓的，高高在上。一切流露着悲伤的气息。我贴着墙壁走过去，小心地将屁股放在床缘，不想弄皱床铺。

我盯着鞋子看，注视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望向窗外，注视着外面的屋顶和远方的圣宠谷军医院，接着把目光投向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……

她的书籍、矿泉水、笔记本、眼镜、耳环……这一切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不过我实在看不出它们具有什么意义，我……我再也无法了解……

我把玩着床头柜上的药罐子。

Nux Vomica 9 CH，用乔木植物马钱子制成的药物，治疗睡眠障碍。

没错，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。我站起来咬着牙说。

马钱子。

每次都一样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糟糕，好牧人已经走远了，谁能帮助我……

喂，够了！我咒骂自己。你累了，一点儿芝麻小事就可以把你折腾成这副德行，停止！

热水滚烫，嘴巴张开，双眼紧闭，我安静地任热水洗涤坏死的鳞片状肌肤，驱走俄国的寒气、白雪、阳光不足、大塞车，以及跟那个俄罗斯浑蛋帕夫洛维奇无止无休的讨论，未开打就宣告失败的战争，那些依然盘桓在我脑海里的目光。

那个前天晚上把工地安全帽朝我脸上扔的家伙，那些我听不懂却不难理

解的言语，那些不管从哪方面看来都不由我做主的工地……

但是，我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呢？此时此刻，我甚至没法从劳伦斯这一大堆保养品中找到我的刮胡刀！橘皮肌肤，舒缓经痛，增加光泽，腹部结实，皮脂漏，头发断裂。

这堆东西要干吗？它们有何意义？

保养好的皮肤要给谁抚摩？

我刮破脸了。一股脑儿将这堆东西扔到垃圾桶。

“我想我该为你煮杯咖啡，你觉得呢？”

玛蒂尔德交叉双臂，微微扭摆臀部倚靠着浴室门。

“好主意。”

她瞪着垃圾桶。

“哦，是这样子的……嗯……我丢掉两三样东西……我会……你别担……”

“我才不担心呢，你每次都背着我们干好事。”

“啊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这星期过得好吗？”她问。

“……”

“去吧，帮我煮杯咖啡。”

玛蒂尔德……我煞费苦心，却还是无法驯服的小女孩……煞费苦心……瞧她长得多大了，我的天。

幸好还有我们养的小狗史努比……

“好点没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我往杯子里吹气，“谢谢，我终于有降落到地面的感觉……你今天没课吗？”

“哎哟……”

“劳伦斯一整天都要上班吗？”

“她会直接到奶奶家跟我们会合……哦，不会吧……别说你忘了……你知道今天晚上要为她庆生的……”

我忘了。我不仅忘了明天是她的生日，也忘了今天晚上要为她举行温馨的小型庆生派对，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家庭聚餐。我一直很喜欢家庭聚餐，真的，我正有此需要。

“我没准备礼物。”

“我就知道……所以我没去蕾亚家过夜，我早就料到你会需要我……”
哦，少女情怀……晴时多云偶阵雨，真累人。

“玛蒂尔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忽冷忽热的，我到现在还是吃不消……”
我站起来，又倒了一杯咖啡。

“好歹我让某个人吃不消……”

“好啦……”我用手轻轻掠过她的背，“一起享乐吧。”
她生气了。一点点。

跟她妈一样。

我们决定用走的。我丢出的问题似乎一个比一个更令她难受，走过几条寂静的街道后，她掏出 iPad，戴上耳机。
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……我想我应该养只狗才对，这样我从老远的地方回到家，才能保证会受到热烈的欢迎，受到疼爱……即使是机器狗也好，闪着温柔的大眼睛，通过巧妙的设计，抚摩它的头，尾巴就自动摇摆起来。

哦，我开始喜欢它了……

“你在生闷气？”

她在听耳机，我不得不喊得比平常更大声，有个路人还转过头看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拿下左耳机，塞进我的右耳。

“来吧……我给你一些适合你这把年纪的玩意儿，让你振作起来……”

这一刻，四周尽是塞车的喧闹声，一条短线接通遥远的童年，彼端响起了吉他声。

几个音符，无懈可击的嗓音，沙哑、慵懒，是加拿大诗人歌手伦纳德·科恩。

苏珊带你回家，离小河不远。

听得见船只流过，

你躺在她身旁过夜，
你知道，她有点疯狂……^①

“好点没？”

我点点头，像个任性的小男孩。

“好多了。”

她很高兴。

春天还早呢，不过太阳已经回暖，慵懒地在巴黎万神殿的圆形屋顶上伸展。这位“血缘上不是我女儿，但关系也不能说不是我女儿”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听音乐。我们身在巴黎，置身于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。我因为离开它而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

在我如此钟爱的第六区闲逛，背对埋葬在万神殿永垂不朽的伟人，我们父女两个平凡人淹没在周末悠闲的人潮里，没人理会我们，我们大可放松心情，解除武装，跟随科恩的音乐节奏，因为他的心思深深触动了我们。

“奇怪啊，”我摇摇头，“你也听这首歌啊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三十年前，我也曾哼着这首歌走在这条路上……瞧，这家店……”

我用下巴示意，那是一家位于苏夫洛街上的美术颜料专卖店。

“你不知道我对着他们的橱窗流了多少口水……我梦想拥有店里的每一样东西，每一样。画纸、画笔、林布兰油画颜料……有一天，我甚至看见普鲁维从店里走出来^②，让·普鲁维，你能想象吗！啊呀，那一天我应该一边摇头晃脑，一边低吟着科恩的歌。这是一定的……普鲁维……当我想到这段往事……”

“普鲁维是谁？”

“一个天才，而且不只如此，他更是发明家、工艺家，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……我会给你看他的书……不过呢，先回到我们这个无忧无虑的歌手科恩身上吧……我最爱他的《著名的蓝雨衣》，你有没有这一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啊！你们在学校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呀？我以前疯狂地爱上了这首